

[返回首页](#)[各期目录](#)[各期文章](#)

文章搜索

文章标题

搜索

全面把握与科学评价列宁的宗教观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7-10-29 阅读：495次

龚学增

(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广义上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列宁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是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政策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列宁的宗教观是一个重要阶段,它上承马克思恩格斯,下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当今中国,不仅对列宁宗教观的研究显得薄弱,而且否定倾向也有一定的市场。为此,需要全面把握并科学评价列宁的宗教观,以使人们对列宁的宗教观有真正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 宗教观; 列宁;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7)05-0022-06

[收稿日期] 2007-01-19; **[修回日期]** 2007-06-26

[作者简介] 龚学增(1945-),男,天津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政策体系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不过也出现了两头较热中间偏冷的情况。这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研究较热,成果不少,而对列宁宗教观的研究较冷。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观的约150余篇文章中,专论或兼论列宁宗教观的仅有10余篇,专著更是没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列宁的宗教观不但研究得不够,而且对之否定的倾向也有一定市场。早在2001年,有人就公开发表文章,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单化并归结为“鸦片论”始于列宁,因为列宁继马克思之后进一步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作者认为这是列宁的一种不幸,并进而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也是建立在“鸦片论”基础上的。言外之意,前苏联乃至我国曾出现过的打击甚至企图消灭宗教的错误其根源皆出于列宁。我们认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不足的,不符合列宁宗教观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广义上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列宁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发展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是割裂不开的。鉴于苏联解体后,国际上出现的否定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列宁的思潮对我国的影响,鉴于列宁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对它的研究又比较薄弱,鉴于上述否定列宁宗教观的言论尚有一定市场,比较全面地重新阐述列宁宗教观并给予其科学评价,对于深化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列宁宗教观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趋激烈,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兴起。另一方面,俄国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沙皇既是国家的最高首脑,也是东正教会的最高首脑。历届沙皇政府都积极支持东正教的发展,给予东正教教会控制社会精神生活的种种特权。东正教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宗教组织,完全依附并服务于沙皇政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发生危机,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沙皇政权受到严重威胁。东正教会密切配合政府利用宗教教化人民放弃革命。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是魔鬼的行为。许多神职人员被安排参与搜集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反对沙皇专制的情报的活动,致使许多革命分子遭到流放乃至被杀害。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东正教教会直接参加了镇压革命的活动。当时,教会指派神父们双手举着十字架走向彼得堡街头和广场,劝告人民群众放下武器,服从沙皇,还为沙皇当局在彼得堡街头枪杀工人的罪行开脱。

俄国国情及社会主义运动和宗教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列宁自19世纪9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以后，在其全部的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宗教问题。

早在1895年11月，列宁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就正式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1898年前后，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等著作中针对当时俄国存在的宗教歧视和压迫，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人要支持被迫害的宗教反对沙皇专制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1903年3月，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列宁揭露了教会和寺院是仅次于沙皇的大土地占有者；揭露了沙皇俄国存在的公民因宗教信仰被警察迫害的状况，重申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信仰哪种宗教的权利，各宗教一律平等。1905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期间，遇到了涉及宗教方面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东正教上层教会势力在革命兴起的时候，用宗教的服从和忍耐来磨灭工农大众的革命意志；对普遍都是基督教徒的工人，应不应该允许他们靠近乃至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纲中不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对一些反抗沙皇专制的僧侣，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抱什么态度等等。此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公然歪曲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宗教是私人事情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信仰宗教的群众投身革命，并揭露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必须正确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和宗教问题的关系。为此，列宁于当年12月3日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宗教》这一著名论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了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

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遭到失败。这不仅带来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上的动摇和背叛、组织上的涣散和瓦解，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和混乱。形形色色唯心主义思潮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一种“时髦”。一批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成了唯心主义的马赫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寻神说”和“造神说”等神秘主义的思想泛起。这些，也都是当时欧洲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列宁在此期间写下大批包括宗教问题的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宗教观。1909年5月，列宁写了著名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和原则。

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的日子里，列宁在宗教问题上进一步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期间，他还领导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宗教唯心主义思潮的斗争。列宁于1922年3月发表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为反对宗教唯心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在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他还十分注意解决好现实的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为以后苏联的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总之，列宁之所以关注并研究宗教问题，是由俄国的宗教国情以及革命需要决定的。

二、列宁宗教观是一个完整体系

综合列宁有关宗教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宗教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反映在对宗教和宗教问题规律性的认识上，又反映在系统提出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事业中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原则上。

（一）关于宗教规律性的认识

列宁对宗教规律性的认识，集中在宗教的本质、根源和社会作用三个问题上。

第一，宗教宣扬的神，本质上是人在受到外部力量压迫状态下形成的观念。宗教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作了科学揭示，因此列宁没有专门再详尽研究这个问题。但是，鉴于当时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的宗教本质论在俄国广泛影响，列宁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批驳。1913年12月，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批驳了鼓吹唯心主义的马赫主义的追随者波格丹诺夫的宗教本质观。他指出，波格丹诺夫说神是那些激发和组织社会感情的观念的复合，是为了把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这不对。“这是抹杀观念的物质起源的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神首先（就历史和生活来说）是由人的麻木的受压抑状态以及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使阶级斗争瘫痪的那些观念的符合。”[1]这一观点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本质的揭示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阶级社会中宗教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特别是阶级根源。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等相关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在阶级社会，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群众“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为穷光蛋，甚至活活饿死。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2-1]。

第三，在阶级社会，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工具。1905年12月，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列宁说：“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

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为人的形象，不再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3-1] 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1909年5月，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 [2-2]。1915年，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列宁还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而不必担保这种远景能否实现，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2-3]

（二）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决不能调和。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潮十分活跃，“寻神说”的流行就是集中表现。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等人鼓吹俄国人民天生就信仰宗教，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俄国。他们虽然反对教权主义的陈旧的官方基督教，但又妄图寻求一种新的宗教。这种新宗教把理性、意志和情感融为一体，给人们带来安慰，因此是一种人民的宗教。这种思潮也反映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则鼓吹造神说。和寻神派不同，造神派认为，传统基督教的神实际上并不存在，但需要造出一个神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新宗教的神体现了人本身的“崇高性”及其对尘世生活的渴望。人民对这个神不仅应当接受，而且应当顶礼膜拜。社会民主党应当宣布自己是新宗教的缔造者和体现者。如果把宗教变为对劳动和社会主义的崇拜，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不单为先进工人所理解，而且也会为半无产者、小资产者和农民所理解，从而激发他们建成人间天国的热烈愿望。造神派最后宣布社会主义就是新宗教，马克思是新宗教的伟大先知，工人联盟是新教会的奠基石。为了捍卫工人阶级政党世界观的科学性，列宁对寻神派和造神派给予尖锐批判。1913年，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强调：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它们都在美化、粉饰神的观念，帮助统治阶级抓住群众充当宗教的俘虏。他把造神说看成感到绝望和疲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而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则是造神说的理论基础。列宁在给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等人的信中几次表明，他跟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他不能也不想同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交谈。

第二，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列宁认为，在世界观上，宗教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调和的，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又必须服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在《社会主义和宗教》等著作中，列宁详细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同宗教唯心主义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唯心主义作斗争，为此就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而应该将其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来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和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我们永远会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但这绝不是说必须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就会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力量。社会民主党解决宗教问题，应当服从党的基本任务，即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2-4]。

第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要注意争取团结信教群众和进步的宗教界人士。列宁多次表明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歧视的阶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他指出，沙皇专制激怒了许多民族和俄国的教派信徒，他们无力单独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全体党员要注意做教派信徒中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1905年6月，列宁在《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中指出：“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欧洲同志的经验，他们认为甚至对参加天主教的工人也持慎重的同志态度是自己的义务，他们不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这些工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偏见，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坚持不懈地、有分寸地、耐心地利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每一个行动对他们进行启发，使他们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靠拢觉悟的无产阶级。” [4-1]

第四，必须同宗教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斗争。在欧洲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将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右的倾向，也存在着粗暴对待正常宗教的“左”的倾向。列宁认真研究了当年恩格斯对宗教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所做的批判，并

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认为宣布工人政党的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列宁还结合俄国当时的实际，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宗教开战，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举动，不但于解决好宗教问题毫无益处，实际上是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对于克服宗教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同样给予高度重视。1918年12月，苏俄司法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处理宗教问题中的实际情况，发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问题的通告》，专门纠正各级行政部门在执行宗教政策和处理宗教问题中出现的错误情况。比如，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伤害了许多正直的神职人员；有些地方粗暴地拆毁宗教圣像；在宗教节日期间经常组织反宗教游行；宣传上不加分析地斥责宗教反动、迷信落后；强制神职人员参加清扫大街等义务劳动；把祈祷用的物品改做旗帜等等。通过对宗教问题的慎重处理，尊重了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避免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也就避免加剧宗教狂。

第五，废除宗教剥削及特权，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和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原则涉及的是未来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后如何解决宗教问题的大政方针。1905年，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中，列宁强调：“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4-2]1907年，他在《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我认为有责任就在这里坦率而公开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为信仰的完全自由而斗争，它完全尊重一切真诚的宗教信仰，只要这种信仰不是靠暴力或欺骗来进行传播的。”[5]十月革命后，1918年7月26日，列宁在《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苏维埃共和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他说：“宗教是个人的事情。让每个人愿意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或什么也不信仰吧。苏维埃共和国团结各民族的劳动者，并且不分民族地捍卫他们的利益。苏维埃共和国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它置身于一切宗教之外，力求使宗教同苏维埃国家分离。”[6]

第六，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对工人政党来说就不是私事。在1891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曾有“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条文，这个条文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对国家来说，宗教信仰的选择是每个公民的私事。但是后来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这条原则歪曲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宗教也是私人的事情。为了捍卫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中明确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觉悟的先进战士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用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正是为了要反对任何通过宗教来愚弄工人的行为。从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工人阶级的事情”[3-2]。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宗教不是私事这是一个大原则。但对当时革命斗争时期，一般的宗教徒能否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个别共产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问题，列宁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没有一概加以反对或赞同，而是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灵活的态度。

第七，坚持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早在190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就提出，既然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对立，因此，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籍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传播法国18世纪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就指出，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过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现过的措施。党力求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为此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1922年，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要求党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机关刊物，就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宣传，评价有关著作。他强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受宗教思想影响深重的农民，仅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就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错了，我们还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提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以唤醒他们的宗教迷雾，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列宁的宗教观包含着丰富内容，用“鸦片论”来概括它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列宁宗教观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列宁的宗教观无论在世界观的基础还是涉及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上，其基本精神都

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一脉相承的。但是，列宁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俄国的特殊国情又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特点与国情不同。列宁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特点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激烈并逐步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他所处的俄国由于深刻的社会危机而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列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俄国革命中宗教问题的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一，列宁没有专门对宗教的基本问题进行静态的学理性研究，而是紧密结合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宗教问题的关系，在传播、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唯心主义、宗教思潮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宗教的社会根源以及宗教维护旧制度的社会作用。在当时俄国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条件下，列宁特别强调要用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宗教意识形态和宗教界的反动上层维护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作用进行尖锐的批判，具有很强的战斗色彩。

第二，列宁的宗教观着重研究并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政策，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三，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又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从而又承担了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解决宗教问题的具体政策和法律的任务，并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宗教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

第四，列宁明确提出并比较具体地阐述了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的问题。列宁宗教观的上述特点，表明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俄国发展的新阶段。列宁宗教观的理论与实践在当时对于推动俄国革命的胜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列宁的宗教观是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产物，它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目标下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没有谈到宗教文化问题，也没有专门分析宗教思想文化的积极内容，而是特别注重从世界观和社会政治的角度把握宗教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不可能把宗教作为一种纯学术来研究。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历史的，既包含着特殊性的具体论断，又包含着普遍性的科学原理。我们今天重新研究列宁的宗教观，决不是将他当年关于宗教问题的所有具体论述教条主义地搬到今日中国，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列宁当年关于宗教的具体论述有不少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但是他研究宗教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所阐明的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列宁在世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具体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后来，在继续推进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也在理论和实践上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上述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列宁宗教观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恰恰是当时和以后的一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全面理解并根据新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甚至背弃其基本原理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4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7.

[2] 列宁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1]，248[-2]，478[-3]，250[-4].

[3] 列宁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31[-1]，134[-2].

[4] 列宁全集：第1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75~276[-1]，132[-2].

[5] 列宁全集：第1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1.

[6] 列宁全集：第3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04~505.

(责任编辑 刘海静)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